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共融藝術」國際案例蒐錄計畫 摘要附表

基本資料	
案例/計畫名	Immigration Museum Tokyo (IMM)
計畫開始年度	2010
國家	日本
計畫執行地區/城市	東京
計畫規模/等級	市級
主辦單位	音まち千住の縁（Otomachi 千住之縁）
主辦單位機構屬性	獨立藝術項目機構
其他協辦單位	視乎不同項目而定，其中不少獲 ARTS COUNCIL TOKYO、足立區政府資助。另外，合作營運團體為東京藝術大學
計畫重要成員	岩井成昭（藝術家）
計畫經費數額 (平均每年)	因計劃而異，一般來說約為 250 萬日元（約 71.5 萬新台幣）
經費來源	政府資助
計畫網址	www.immigration-museum-tokyo.org
計畫簡述	
藝術類型	主要以視覺藝術（特別是限界藝術）展覽為主；亦有辦一些參與性的項目，當中包括邀請目標對象（在留外國人）進行音樂等表演。
計畫型態	展覽
主要參與對象或社群	居於日本，自身文化根源與外國有關的人
計畫模式&特點	IMM 的特點與日本的社會制度有關：日本在政策層面，至今仍停留在「單一民族」的想像，而沒一套獲普遍認同的移民政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日本官方至今沒有一個明確的「移民」概念。有居住權的叫「在留外國人」，獲取日本國籍叫「歸化」，但沒有一個字叫做「移民」。 在這個意義下，IMM 的名字本身，已是對日本官方政策的挑戰，而這挑戰，可說是在日本獨一無二。 IMM 的最大特色是沒有實體空間，而採用日本比較流行的「アートプロジェクト（藝術項目）」做法。其理念有三個關鍵詞：「適應」、「保持」以及「融合」。三個字詞從低階至高階排列，「適應」是指有意識地適應外國人的存在，「保持」是確保外國人能以一貫方式生活下去，最終達到「融合」，即無意識地接納他者。
計畫效益或重要影響	IMM 成為日本唯一一個打正旗號以「移民」為主題的藝術機構。其活動為涉外國文化的居日人士與日本本土人士提供交流機會，進而提高前者在日本社會的存在感。
其他補充資訊	

東京移民博物館：在單一民族幻想中理解移民

文 / 楊天帥

2019 年 2 月 16 日夜，過百人齊集於東京藝術大學北千住校區禮堂，載歌載舞。若不知就裡的人探頭窺看，大概會嚇一跳：參加者的膚色、語言、服裝不一。當然有日本人，但也有菲律賓人、印尼人、台灣人、中國人、衣索比亞人……

這個名為「Filipapipo」的活動，是個為區內外國人而設的派對。它是「東京移民博物館」（IMM，Immigration Museum Tokyo）的一環。主辦人希望令外國人過上一個歡樂的晚上，並多與他人交流，建立自己的社交網絡。

類似的活動不僅在東京，就算放眼日本也是屈指可數。

日本「沒有」移民？

日本近年積極引入外國勞工。根據法務省統計，2017 年 10 月在日本工作的外國勞動人口為 127 萬人，與 2012 年的 68 萬人相比增加近一倍。雖然這數字只佔整體就業人口的 2%，但由於外國人主要從事低層工作，因此在便利店零售和工場勞動等領域，特別起眼。因此，外國人對日本社會如今已是不可忽視的存在。去年作家芹澤健介的著作《便利店外國人》（コンビニ外国人），便指出現時狀況已令日本人不再有資格推說「不懂跟外國人打交道」。

展望未來日本，移民問題只會愈來愈嚴重。日本政府去年已宣布，於未來五年進一步引入最多 34 萬移民。引入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本國出生率低導致勞動人口不足。也是出於這個原因，引入的新移民大多以勞工為主，從事如觀光或船舶等工作。

「日本政府積極在外舉辦講座，以吸引移民，但體制上卻完全沒為此做準備。」岩井成昭說。生於 1962 年的他是秋田公立美術大學教員，也是東京藝術大學講

師。自 1990 年開始積極從事介入特定社群的藝術活動。

他就是 IMM 的發起人。

岩井成昭指出，在日本政策層面，雖偶有零星討論捍衛移民權益，然而至今仍沒一套獲普遍認同的政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日本官方至今沒有一個明確的「移民」概念。有居住權的叫「在留外國人」，獲取日本國籍的叫「歸化」，但沒有一個字叫做「移民」。

這一點與日本文化對自身的想像不無關係。對許多日本人來說，他們是生活在一個單一民族國家，也就是說，日本國內絕大部分都是日本民族，大家擁有的都是日本文化。然而岩井成昭認為，單一民族其實只是官方塑造的幻想。要說原住民，日本北有愛奴族，南有沖繩人。回顧歷史，韓國人、中國人等亦不斷遷入。「怎樣看也是一個多文化國家。」他說。

雖則單一民族只是「幻想」，然而這「幻想」卻實實在在從頭到腳影響著日本。根據岩井成昭觀察，日本人傾向劃線，將與自己不同的人視為「不正常」，而非僅僅視為正常差異。「這就是單一民族幻想滲透的結果。」他認為，日本社會從政府到民間，大多只看到移民的經濟效果，而看不到外國人如何能夠在經濟以外對社會有貢獻。

比如說，文化。岩井成昭介紹一個實例闡述自己的理念：有次他和一個日本女生跟三個印度人聊天，問到他們午餐吃甚麼，女生說：「大概是咖哩吧！」怎料他們說：「我們才不吃咖哩！」原來他們想吃便利店便當。岩井成昭認為，單從這件事已可證明，我們對他人的想像，無時無刻受身分定型擺布，而現實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

然而故事未完。其中一個印度人繼續說：「我是很喜歡便利店便當的，但有一點我怎麼都想不明白。」他指的是便當裡面那塊剪成綠草模樣的塑膠片。「這東西明明不能吃，竟放入我的便當裡面，還收我的錢。這道理怎麼說？為何我非要付錢買這片塑膠不可？為何日本人不生氣呢？」這麼著，兩個日本人才頓然發現，從小到大吃便當的他們壓根兒沒想過這問題。岩井成昭說，正是這樣一個小故事證明，與外國人交流不僅可以理解他們，也可以理解自己。

「每個移民都有他們自身的文化，如果我們能夠理解這些文化，其實是變相豐富了自己。」

這便是 IMM 成立的意義所在。

IMM：沒有「館」的博物館

IMM 的最大特色是，儘管它叫做博物館，但沒有實體空間，而採用日本比較流行的「アートプロジェクト」（藝術項目）做法。IMM 概念發起於 2010 年，第一次舉辦展覽則是 2011 年 3 月的事。展覽舉辦地點最初是東京都的小金井市，其後於 2014 年轉移至東京足立區千住舉行。

其理念有三個關鍵詞：「適應」、「保持」以及「融合」。三個字詞從低階至高階排列，「適應」是指有意識地適應外國人的存在，「保持」是確保外國人能以一貫方式生活下去，最終達到「融合」，即無意識地接納他者。

IMM 的一切活動皆以上述三個關鍵詞為目標。例子如 2011 年展出的富永京子作品《懸疑？煮食！》（ミステリー？cooking！），藝術家問：當外國人想在日本製作祖國的料理時，必定有日本極難購入的食材，這時候他們怎麼辦？用甚麼代替？透過對一名居日孟加拉人的訪問，作品從日本人與外國人雙互理解的過程中發掘趣味。

富田陽香 2013 年作品《各國、各家、各自的洗手間故事》（各国・各家・各自の「お手洗い」事情）則是多個掛牆小匣子，每個匣上有個手指頭大小的洞，望進去可以「偷窺」外國廁所是甚麼模樣。在日常生活中，洗手間是個切身又尷尬的話題。不同文化的洗手間均不一樣，到底外國人在日本有沒有不適應之處？這件作品嘗試由此路徑，創造日本人與外國人的交流。

此外還有井出友実＋鶴巻俊治＋伴優香子的作品《普魯斯特效應@東京》（ブルースト現象@東京，2016）。「普魯斯特效應」源於《追憶逝水年華》裡面的一個概念：「即使物毀人亡，氣息和味道卻在，它們更柔軟，卻更有生氣，更形而上，更恆久，更忠誠，讓人想念，等候，盼望。」它指的是，人會因受到某種刺激而不自覺勾起某種回憶。作品製作過程中，藝術家首先準備一些「日本味道」，如榻榻米、抹茶、味噌等的氣味，給從未見過這些東西的人聞聞看，然後請他們說聞到的是甚麼。於是，可能有人聞到抹茶卻說是苦瓜、聞到榻榻米卻說是大麥……藝術家將這些答案做紀錄、展示，同時讓觀眾在展場也聞聞那種味道——至於它真正到底是甚麼，藝術家卻不告訴你！藝術家希望由此創造「就算看同樣的事，不同觀點也有不同結果」的體驗。

雖然作品都離不開「適應」、「保持」以及「融合」三個詞，但由於每次 IMM 的展覽和活動，都有特定主題與方針，挑選藝術家的考慮因此亦有不同。以眼下 IMM 明年的展覽為例，岩井成昭就計劃將展覽分成兩部分：公募展和邀請展。前者公開讓日本的外國人投件參展，再由策展團隊挑選。無論題材為何、對日本的移民問題觀點如何，只要是美學上有水平的作品，都有機會展出。至於邀請展，則主力邀請曾介入移民議題的藝術家參展，作品除美學質素外，亦要對移民議題有深刻而嶄新的觀點。至於坊間流行的「參與式藝術」形式，岩井成昭反而不大著重。他認為，「參與」可以融入於創作過程中，而不必成為展示的一部分。

每一次藝術活動，都是與不同族群交流的經驗。岩井成昭期望，這些經驗能夠累積起來，供日本一些面對移民問題的地區參考。

「這些經驗能讓人們知道，面對某個特定族群，怎樣溝通最有效；一些潛在衝突如宗教，又該如何避免。」

「要盡量做更多案例出來，這是我的責任。」他說。

IMM 的原點：澳洲

到底岩井成昭為何會有 IMM 的想法？

答案可以追溯到他在澳洲生活的一段日子。這個南半球國家讓他看見何謂多元文化政策。他說，澳洲總會考慮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日本在這一點上簡直望塵莫及」。讓岩井成昭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墨爾本的「移民博物館」。他觀察到，該館不像其他博物館，以展示藏品為主要工作。它展示的是特定社區的人的思考與日常，「過去因為甚麼而來到這裡，現在又過著怎樣的生活」。他認為，這一取態具有深遠意義：它在宣稱，有價值的不只有歷史認可的名作，移民此時此刻的生活亦應受尊重。尤其是近年全球右翼抬頭，許多移民的人權受損，岩井成昭說，這時候，當他們走進一家屬於他們的博物館，便可在心靈上確認，他們的生活方式受這個國家認可。「美術館若能變成這樣一種場所，我認為非常有意義。」

「所以我認為，日本有許多要向澳洲學習的地方。」他向澳洲學習的途徑，便是將移民博物館帶到日本。只是他同時亦知道，基於兩國狀況不同，將澳洲模式照搬並不可行。最後他決定僅搬來「Immigration Museum」的概念與名字，其結果便是現在的 IMM。

可是，這是藝術嗎？

IMM 這類項目或許有其社會意義。可到底它是不是藝術？它與社會工作有甚麼分別？上述問題如今已成為社會參與藝術領域的老討論。一如岩井成昭所言，「社會參與藝術的傳統美學價值傾向薄弱。色彩的美、造型的美，在社會參與藝術幾乎沒有。」有評論人對這種轉向批評激烈，認為是社會意圖甚至政治意圖騎劫藝術；作為回應，另一些實踐者則乾脆放棄「藝術」這個標籤。只要它能對社會、對目標社群發揮作用，是不是藝術都沒所謂。既然有人那麼不喜歡它稱為「藝術」，那就別稱為「藝術」好了。

然而岩井成昭的觀點並非如此。他認為，社會參與藝術有其藝術史脈絡。它的理想，亦與藝術的內涵有共通之處。

「藝術能做到的，就是擴展可能性。」岩井成昭將「擴展可能性」理解為一種藝術前進的「方向」。傳統上，許多作品的「方向」往往呈現在成品，比如印象派畫作，它就是在畫布上呈現出藝術家如何擴展人們描繪現實。然而這「方向」也可以呈現在作品的創作過程。他認為，許多社會參與藝術的特色正是這一點。比如 IMM 的作品，許多在創作過程中均擴展了各種各樣的可能：對於一種文化的解讀可能，對社會構造的定義可能，以至藝術家、參與者對自身文化理解的可能。因此，儘管在 IMM 的展覽中，一些與非專業藝術家合作的作品看起來不是那麼漂亮，然而它也可以是好藝術——只要它能夠呈現，其創作過程已經體現出這種藝術的「方向」。

何謂成功？

大多數人認為，傳統藝術沒有所謂成功，因為每個人的審美觀各有不同。然而像是 IMM 這樣的項目，又有沒有所謂成功？

岩井成昭認為，有；而且十分重要。「因為這些項目大多不是一個人的工作，而是由很多人參與，例如你的對象、你的團隊，若不在某個階段停下來，回頭檢視項目成果，判斷何謂成功何謂失敗，項目便很難前進。」

他認為，衡量社會參與藝術成功與否，一般來說有兩個準則。第一個屬於社會面向，比如能否令兩個本來互不認識的社群，理解對方存在；第二個屬於藝術面向，比如詰問作品有否撼動觀者的心。這兩個目標雖有一致，但隨著藝術項目發展，兩者間的差異會漸漸出現。能幫助兩個社群互相理解的作品，對第三者的觀眾來說不一定「美」；令觀眾感動的作品，製作過程又可能不大需要社群交流。兩者如何磨合，岩井成昭還在摸索當中，不過他認為，既然是做展覽，就一定要在藝術上保有一定質素；然而與此同時，他亦強調必須要有相對客觀的研究，去檢視 IMM 的工作到底對社會產生甚麼影響，從而調整運作方向。

既說相對客觀的研究，自然要有比較嚴謹的調查。這不僅包括觀展後的問卷調查，甚至可能要在調查對象觀展之前，已要先理解他或她對移民的想法，以便更準確掌握觀展前後的差異。不過對這一點岩井成昭坦言仍在計劃階段，還沒有特別的經驗可以分享。

下個 IMM 的大型展覽預計將於 2020 年在千住地方舉行。雖然距離展覽還有很長時間，但岩井成昭已在準備當中。在東京奧運之年，IMM 提供了一個日本少有的視角，讓民眾再次思考自身與他者之間的關係。或許這便是藝術能在社會發揮的作用。



圖一：Filipapipo 活動場地全貌



圖二：IMM 活動 Filipapipo 的目標對象是
居日菲律賓人



圖三：IMM 活動 Filipapipo 會安排
居日菲律賓人上台表演



圖四：IMM 以日式古民家為臨時展覽場地，
展出居日攝影師 Kent Dahl 的作品



圖五：居日攝影師 Kent Dahl 的作品



圖六：IMM 活動 Their history, to be our story
的展覽場地



圖七：IMM 活動 Their history, to be our story 展出藝術家阿部初美的錄像作品



圖八：岩井成昭（筆者攝）